



岳麓书社

清文观止

言文对照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：“博学于文”，曰：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千天下国家，皆“学”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之间，皆“有耻”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！不耻恶衣恶食，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故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。”呜呼！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。且以区区之见，私诸同志，而求起予。

——顾炎武：《与友人论学书》



胡朴安先生鉴定

清文观止



吴拯寰等、译注

冯金牛 朱荣琴、整理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文观止/吴拯寰等译注;冯金牛,朱荣琴整理.

2版.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4

ISBN 7—80665—503—4

I.清… II.①吴…②冯…③朱… III.古典散

文—中国—清代—选集 IV.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4389 号

清文观止(言文对照)

作 者:胡朴安 鉴定 吴拯寰等译注

责任编辑:伍国庆

封面设计:黄 朝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199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6.625

字数:408 千字

印数:18,001—24,000

ISBN7—80665—503—4/I·666

定价:20.00 元

承印: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

地址:长沙市桐梓坡路 92 号

邮编:410013

电话:0731—8923199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

[序]

集诗者颇多，而《唐诗三百》盛行于世。集文者亦颇多，而《古文观止》亦盛行于世。此何故哉？以其数量少，而读之易卒业也。诗且不论，专论文。余谓集文之佳者，清乾隆时浦起龙所选之《古文眉诠》较善。浦，江苏金坛人，其姓名亦不甚彰。其第一《左传》，第二《公羊》，第三《谷梁》，第四《国语》，第五《国策》，第六《庄子》，第七《楚辞》，第八《史记》，第九《汉文》，第十《后汉文》，第十一《文选》，第十二《徐孝穆》，第十三《庾子山》，第十四《陆宣公奏议》，第十五《昌黎文》，第十六《柳州文》，第十七《文苑英华》，第十八《六一文》，第十九《老泉文》，第二十《东坡文》，第二十一《栾城文》，第二十二《临川文》，第二十三《南丰文》，第二十四《宋文鉴》，第二十五《龙川文》，第二十六《朱子文》，第二十七《文献通考序》，立于旧时选家之场而观，自周至宋之文，大概备于是。所惜无明、清两代之文耳。而《古文观止》通行于世，《古文眉诠》落寞者，以《古文观止》数量较少之故，读者易于卒业，所以近今学校，尚采为教科用也。惟是姚姬传之《古文辞类纂》，梅伯言选其为人所必读者三百余篇，并增诗歌于后，曰《古文词略》。《古文辞类



纂》，读者尚多，《古文词略》亦与《古文眉诠》同一落寞，选本之通行不通行，不可一概论也。兹编金熙章增订清文，吴拯寰悉心校勘，瞿西华、孙德馥析疑辨正，则当更通行矣。此为编辑《古文观止》者所不及料者也。呜呼！一书之通行不通行，固不在质量之优劣，数量之多少，有如是也。

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十一月安吴胡朴安序



[目录]

1 / 与友人论学书	顾炎武
5 / 复庵记	顾炎武
7 / 万里寻兄记	黄宗羲
10 / 过云木冰记	黄宗羲
13 / 简堂集序	归 庄
17 / 答王介祺书	刁 包
19 / 与友人书	李 颀
22 / 读通鉴论——桑维翰论	王夫之
25 / 浙东三记	王思任
31 / 辨志	张尔岐
36 / 山来阁记	王弘撰
39 / 芋老人传	周 容
42 / 大铁椎传	魏 禧
46 / 吾庐记	魏 禧
49 / 九牛坝观角觝戏记	彭士望
55 / 钱烈女墓志铭	王猷定
59 / 陶庵梦忆自序	张 岱
62 / 守望社题词	陈宏绪
65 / 书李斯传后	徐 枋
67 / 癸未过金陵日与阮光禄书	侯方域



72 / 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	侯方域
77 / 与友人荆雪涛书	于成龙
82 / 怀德祠记	宋 琬
86 / 游九华记	施闰章
88 / 何氏仆录	毛奇龄
90 / 江天一传	汪 琬
95 / 上龚芝麓先生书	陈维崧
99 / 奇零草序	姜宸英
102 / 反恨赋	尤 侗
106 / 万柳堂记	朱彝尊
109 / 崇明老人记	陆陇其
112 / 吴楚人诗序	计 东
114 / 尚朴	唐 甄
119 / 子房击秦论	毛际可
121 / 吴顺恪六奇别传	王士禛
125 / 游姑苏台记	宋 莘
127 / 阎典史传	邵长蘅
135 / 记女奴景事	陈廷敬
138 / 日知录序	潘 耒
142 / 与洪孝仪书	戴名世
146 / 画网巾先生传	戴名世
151 / 费宫人传	陆次云
156 / 南游记——游西湖记	孙嘉淦
159 / 读仪礼	方 苞
161 / 左忠毅公逸事	方 苞
164 / 战论	王 源
167 / 市声说	沙张白
170 / 无怒轩记	李 绂



171 / 游钓台记	郑日奎
175 / 饿乡记	蓝鼎元
180 / 龙母祠记	胡天游
182 / 焚书辨	刘大櫟
186 / 为学一首示子侄	彭端淑
188 / 亭林先生神道表	全祖望
201 / 后出师表辨	袁 枚
205 / 祭妹文	袁 枚
210 / 溪音序	朱仕琇
213 / 楚义帝论	查 礼
217 / 记新疆边防	纪 昀
220 / 鸣机夜课图记	蒋士铨
227 / 与顾丈禄柏述太孺人节孝书	汪 缙
231 / 张太夫人祠堂记	钱大昕
235 / 湖海诗传序	王 昶
238 / 秋湖觞芰图序	曾 燠
241 / 问字堂集序	王鸣盛
246 / 重修盘门双忠祠记	彭绍升
248 / 复鲁絮非书	姚 鼐
252 / 登泰山记	姚 鼐
255 / 上朱梅崖先生书	鲁仕骥
258 / 紫石泉山房记	吴 定
261 / 知难	章学诚
268 / 复社姓氏录序	秦 灏
272 / 汉上琴台之铭并序	汪 中
275 / 洪稚存同年机声灯影图序	吴锡麒
279 / 出关与毕侍郎笺	洪亮吉
282 / 自立说	张士元



284 / 潮州韩文公庙碑文	恽 敬
288 / 文言说	阮 元
292 / 游歙西徐氏园记	王 灼
295 / 词选序	张惠言
298 / 七家文钞序	陆继辂
301 / 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一书	吴德旋
303 / 先王父马赞	莫与俦
306 / 黄虎痴继室陈氏墓志铭	邓显鹤
308 / 罗台山逸事	乐 钧
312 / 馥霞阁记	管 同
314 /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	刘 开
324 / 书法言后	方东树
326 / 秦论	鲁一同
331 / 姚石甫文集序	毛岳生
334 / 游榄山记	姚 莹
338 / 小盘谷记	梅曾亮
340 / 盍山馥霞阁记	梅曾亮
342 / 说居庸关	龚自珍
346 / 海门先啬陈君祠堂碑文	龚自珍
350 / 湖广水利论	魏 源
356 / 定庵文录序	魏 源
359 / 黄贞文传	杨凤苞
362 / 说犬一	陈庚焕
365 / 答王子寿比部书	朱 琦
368 / 苦乐说贻汤司农	潘 诒
370 / 原才	曾国藩
373 / 欧阳生文集序	曾国藩
378 / 湖南文征序	曾国藩



382 / 九日鹿角登高诗序	吴敏树
384 / 梅伯言先生谏辞	吴敏树
386 / 与蒋瀛海书	罗泽南
390 / 伊尹五就桀解	尤启瑞
393 / 雯碁课诵图序	王 拯
395 / 孔门四科说	俞 樾
398 / 封建郡县说	俞 樾
401 / 上吴子苾阁学论国朝古文书	陆心源
405 / 上当道论时务书	王 韬
408 / 六十一岁小像自赞	李慈铭
409 / 刚直彭公墓志铭	王闾运
413 / 与黎莼斋书	张裕钊
417 / 游虞山记	张裕钊
419 / 卜来敦记	黎庶昌
422 / 巴黎观油画记	薛福成
424 / 答友人论禁洋烟书	薛福成
429 / 微积溯源序	华蘅芳
432 / 弭盗策	秦宝珩
437 / 富国策序	吴汝纶
438 / 答严幼陵书	吴汝纶
441 / 记瑞平化学学堂缘起	孙诒让
446 / 续古文辞类纂序	王先谦
448 / 女慰慈圻铭	王先谦
450 / 哭庵传	易顺鼎
452 / 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	马其昶
456 / 跋成恭恪临庙堂碑	冯 煦
458 / 南通师范学校始建记	张 謇
463 / 博物苑美人石记	张 謇



464 / 答周生书	林 纾
468 / 游西溪记	林 纾
470 / 群学肄言序	严 复
476 /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	康有为
484 / 城南思旧铭并序	谭嗣同
489 / 含黄伯传	冯 开
492 / 康广仁传	梁启超
502 / 说国风上	梁启超
511 / 书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	章 绶
513 / 后记	编 者



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

【作者传略】顾炎武，明遗民。初名绛，字宁人，江苏昆山入。自署蒋山佣，学者称亭林先生。年十四，为诸生，以贡荐授兵部司务。明亡，凡六谒孝陵，六谒思陵，往还关陇河北之间，凡十年，晚年乃卜居华阴。清康熙间举鸿博，荐修《明史》，力辞不赴。著有诗文集，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。

比往来南北，比，音避，近时。往来南北，作者凡六谒孝陵，六谒思陵。孝陵，明太祖陵，在南京。思陵，明思宗陵，在今河北省昌平县。有诗云：“旧识中官及老僧，相看多怪往来曾。问君何事三千里，春谒长陵秋孝陵？”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，长音掌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”问道于盲。执盲人而问道，譬喻乞教于无所知之人。窃叹夫百馀年以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如龙溪王畿、泰州王艮之徒，纯以禅宗提倡；至颜山农（名钩）、何心隐（即梁汝元）一派，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。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命与仁，见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夫子之所罕言也。性与天道，子贡之所未得闻也。性与天道，见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。子贡，孔子弟子，复姓端木，名赐。性命之理著之《易》传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也，则曰：“行己有耻。”行己有耻，见《论语·子路篇》。其为学，则曰：“好古敏求。”见《论语·述而篇》。其与门弟子言，举尧舜相传所谓“危微精一”之说，危微精一，《书·大禹谟》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一切不道，而但曰：“允执其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允执其中三句，见《论语·尧曰篇》呜呼！



圣人之所以为学者，何其平易而可循也！故曰：“下学而上达。”下学上达，见《论语·宪问篇》。颜子之几乎圣也，犹曰：“博我以文。”见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其告哀公也：“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学。”明善博学，见《中庸》第二十章。自曾子名参，孔子弟子。而下，笃实无若子夏，姓卜，名商，孔子弟子。而其言仁也，则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。”见《论语·子张篇》。

今之君子则不然。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，多学一贯，见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。识音志。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“危微精一”之说，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，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，桃东鲁桃，音挑，《礼记·祭法疏》：“桃之言超也，言其超然上去也。”东鲁，谓孔子。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。二帝，尧、舜。心传，言道统相授受。《书·大禹谟》“危微精一”四句，朱子谓尧舜以来所传圣人心法，无以易此。按此即所谓十六字心传。我弗敢知也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矣。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万章等，均孟子弟子。之所问，与孟子之所答者，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间。以伊尹之元圣，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，元，大也。谓以伊尹之大圣，使国君似尧舜，百姓如尧舜的百姓之伟大功德。而其本乃在乎千驷、一介之不视不取。千驷一介，《孟子·万章》：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；系马千驷，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”伯夷、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。而同者，则以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不为。是故性也，命也，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。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恒言，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。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，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



言仁者，未之有也。谓不忤不求《诗·邶风·雄雉》：“不忤不求，何用不臧。”忤，嫉害。言不嫉害，不贪求。之不足以尽道，而不知终身于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，未之有也。我弗敢知也。

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：“博学于文”，曰：“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；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也。耻之于人大矣！谓耻者吾所固有，存之则进于圣贤，失之则入于禽兽，故所系为甚大，见《孟子·尽心篇》。不耻恶衣恶食，《论语·里仁篇》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。《孟子·万章篇》：“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，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纳之沟中。”故曰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。”谓大则君臣父子，小则事物细微，其当然之理，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，回头省察自身，均明诚朴实。见《孟子·尽心篇》。呜呼！士而不先言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而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。虽然，非愚之所敢言也。且以区区之见，私诸同志，而求起予。谓起发我之志意。《论语·八佾篇》：“子曰：‘起予者，商也。’”

[译文]近时往来于南北，很蒙朋友们推我长一些，求教于无所知之人。私自叹息那一百多年来的学者，往往讲性论性，却茫茫地得不到真的解释。命和仁，孔子所少言的。性和天道，子贡所没有听见孔子讲过的。性命的道理，孔子著在《易》传的上卷，未曾常常来告诉人家。他答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算得士，那是说：“做事先要自己有廉耻的心。”他的为学，那是说：“喜欢考究古人的学问，勤力去研究得来的。”他和学生讲学，举出《书经》上尧舜相传所称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的学说，一切不说，而但说“要守住大中至正的道理，倘使不是这样，弄得四海的百姓都困穷，那天给你的禄要永远终止了。”唉！圣人的所以为学的道理，怎么的平正容易而可以遵



循呢。所以说：“心里只专门求学，从浅近处下工夫，渐渐地向上猛进。”颜渊的差不多达到圣人，还说：“夫子用文章来广我的知识。”孔子的告诉鲁哀公，是“明善的功，先要从博学着手。”从曾子以下，笃厚朴实没有像子夏的，但他说仁，那是说：“广博的学习，还能笃实立定那心志。切实的请问，还能贴切的去思想他。”

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。聚集了宾客学生的学者几十百人，好比草木，是有分别的。但是都和他们讲心论性，离开多学而记忆，来求一以贯之的方法。弃掉四海的困穷不说，却整天讲“危微精一”的学说。这必定他的道的高出于孔子，而他的学生的比子贡要好，可以超过孔子，来直接尧舜的心传的呢。这是我不敢知道的了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讲心论性，也再三的说了。至于万章、公孔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的所问，和孟子的所回答的，常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的中间。像伊尹的大圣，使他的君像尧、舜，他的百姓像尧、舜的百姓的伟大的功德，但他的根本却在不是道义，千驷不看，一介不取。伯夷是圣之清的，伊尹是圣之任的，和孔子是圣之时的不同。但他们相同的，却在做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，来得天下是不做的。所以性、命和天道，孔子的所少说，而现在的君子所常说的。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的辨别，孔子、孟子的所常说，而现在的君子所少说的。如果说忠和清的不到于仁，那不知道不忠和不清而可以说仁的，是没有的。如果说不嫉害、不贪求的不足以尽道，那不知道终身在嫉害贪求而可以说道的，是没有的。这是我不敢知道的了。

我所说圣人的道理怎么样？就是说：“广博的学着文章，”做事先要自己有廉耻心。”从一身到天下国家，都是“学”的事情。从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，到出入、往来、辞受、取与的中间，都是“有耻”的事情。耻的对于人大极了！士人不耻恶衣恶食，却耻匹夫匹妇的不受他的恩泽，所以说：“万百的事情都具备在我的身了。回头省察自己，都是明诚朴实。”唉！士人而不先讲耻，那是没有根本的人；不是喜欢考究



古人的学问而多见闻,那是空虚的学问。拿没有根本的人,来讲空虚的学问,我见他天天从事于圣人的道理而离开它更远哩。虽是这么说,不是我所敢说的。姑且把区区的见解,私下和诸同志商量,而请起发我的志意!

复庵记

顾炎武

旧中涓涓,洁除。宦官曰中涓,谓居中而消除为事。范君养民,以崇祯明思宗年号。十七年夏,自京师徒步入华山在陕西华阴县。为黄冠,道士。数年,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,名曰“复庵”。华下之贤士大夫,多与之游。环山之人,皆信而礼之。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。幼而读书,好《楚辞》、诸子及经史,多所涉猎,为东宫伴读。方李自成之挟东宫太子居东宫,因以东宫表太子。二王以出也,范君知其必且西奔,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谓陕西长安县等地。将尽厥职焉。乃东宫不知所之,范君为黄冠矣。

太华之山即华山。悬崖之巅,有松可荫,有地可蔬,有泉可汲,不税于官,不隶于宫观之籍。华下之人或助之材,以创是庵而居之。有屋三楹,东向以迎日出。余尝一宿其庵,开户而望,大河即黄河。之东,雷首之山雷首山,首阳山,或以为即雷首山,山上有夷齐墓,在山西永济县东南。苍然突兀,伯夷、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,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。伯夷名元,或作允,夷其谥法。叔齐,名智,字公达,齐其谥法。商亡,二人耻食周粟,隐居首阳山,饿死。若揖让宾主相见时谦让的样子。乎其间,固范君之所慕,而为之者也。



自是而东，则汾汾水为山西省之大川，源出宁武县管涔山，南流入黄河。之一曲，绵上之山，绵上山，一曰介山，在山西介休县东南。晋文公返国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，因隐于绵山而死。介子推一作介之推。出没于云烟之表，如将见之。介子推之从晋公子，即文公，名重耳，献公之子，出亡在外，后返国，嗣位。既反国而隐焉，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。又自是而东，太行、碣石之间，太行山，起自河南省济源县，北入山西境，再入河南，至河北境。主峰在晋城县南。近世地学家以汾河以东、碣石以西、长城黄河间诸山为太行山脉。碣石山，在河北昌黎县东南。宫阙山陵之所在，去之茫茫，而极望之不可见矣。去之茫茫二句，言相离甚远，极望之亦不可得见。相与泫然。流涕貌，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孔子泫然流涕。”作此记，留之山中。后之君子，登斯山者，无忘范君之志也！

[译文]旧时的太监范养民君，在明朝崇祯十七年夏天，从北京步行到陕西省的华山做道士。过了几年，才能够造屋子在西峰的左面，名叫“复庵”。华山下面的贤士大夫很多同他交游的，在山四边的人都信仰而敬礼他。但是范君原来不是方士般的人物。他从小读书，喜欢《楚辞》，许多子书和经、史，多去研究，做太子的伴读。当李自成挟了东宫二太子出去的时候，范君知道他们必定将要向西面奔逃，于是抛弃了家庭走到陕西省里，在那里将要尽他的职务。太子们却不知道到了哪里，范君便做道士了。

华山悬崖的顶上，有松树可以庇荫着，有土地可以耕种着，有泉水可以汲饮着，不纳税给官家，不隶属在宫观的册籍。华山下面的人有的帮助他木材，造这个庵来住着。有三间屋子，朝东可以迎着日出。我曾经有一次住过他的庵里，开了门一望，黄河东面，那首阳山青苍地兀立着，伯夷、叔齐采薇而饿死的地方，好象揖让在这中间，原来是范君的仰慕而做的呢。从这里向东，那么一曲的汾水，绵上的

